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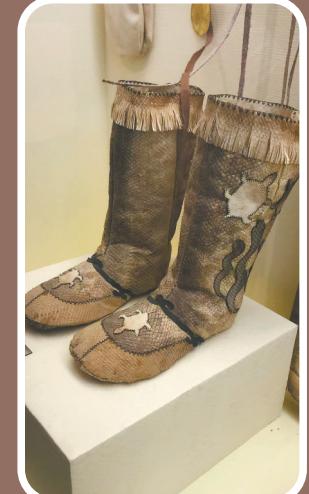
副刊
天鹅

主编:文天心
责编:于晓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rbte@163.com



赫哲族传统服饰。



赫哲族传统靴子。

非虚构
龙江故事

王泽行： 解码龙江少数民族服饰的 共同体密码

□石琪



鄂温克族传统服饰。

材质形制： 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

龙江少数民族的服饰，首先是顺应自然、谋求生存的智慧结晶。王泽行了解到，世代生活在三江平原的赫哲族，以渔猎为生，鞣制捶打后的鱼皮柔软坚韧，制成的服饰轻便保暖又防水防潮，是江畔生活的绝佳伴侣。山林中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用狍皮、鹿皮缝制衣衫，兽毛天然御寒，多口袋设计方便存放狩猎工具，实用与保暖兼备。兼具农耕与游牧传统的达斡尔族，服饰更是融合了两种生产方式的特点，麻布面料适合田间劳作，兽毛衬里足以抵御北疆寒风。这是各民族因地制宜适应自然的生动体现，更蕴藏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理念。

纹饰符号： 交流互鉴的文化印记

在王泽行的研究中，纹饰符号是解读民族文化交融的关键。这些纹样从不是凭空创造，每一个都藏着交流互鉴的印记。王泽行举例说，赫哲族鱼皮上的波浪纹、菱形纹，源于渔猎生活，是对江水、渔网的艺术化呈现；鄂伦春族服饰上的鹿纹、云纹，既承载着狩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信仰，又与中原地区的吉祥纹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斡尔族服饰中的花卉纹、盘长纹，更是与汉族传统纹饰高度契合，寓意“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你看这个鄂伦春族的云纹，和明清时期中原服饰的云纹造型很相似；达斡尔族的盘长纹，在汉族传统器物上也很常见。”王泽行翻出对比图，“这些纹样的交融不是巧合，而是各民族长期交流互鉴的结果，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质，说明各民族文化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工艺传承： 守正创新的精神纽带

谈及非遗工艺的传承，王泽行语气中满是敬佩。一件传统狍皮袍，两位老艺人耗时近两个月，历经鞣制、裁剪、刺绣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老艺人们坚守着传统技法，一针一线都不含糊；年轻一代则在传承中创新，把鱼皮工艺做成文创饰品，将狍皮元素融入现代时装，让古老技艺走进日常生活。作为高校教师，王泽行也将民族服饰研究搬进课堂，带领学生深入民族地区采风，让更多年轻人触摸到本土文化的温度。

当表达： 冰雪季里的文化传播

如今，随着龙江冰雪旅游的火爆，少数民族



鄂伦春族传统服饰。

服饰也成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等景区，身着传统服饰的表演者与游客互动，引得不少南方游客驻足。“很多南方游客第一次摸到鱼皮服、狍皮袍，都会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材质、怎么做的。”王泽行笑着说，每次遇到这样的场景，她都会主动上前讲解。当游客亲手触摸这些服饰，聆听背后的故事，便能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到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

谈及未来，王泽行有着清晰的规划。她想深入挖掘龙江少数民族服饰的文化价值，希望能整理出更系统的研究成果，既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撑，也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针脚里的文脉”。她还计划与文旅部门、文创企业合作，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产品，让这些藏在针脚里的文脉，走出兴安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些服饰是龙江各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泽行说，她的研究，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这片黑土地上的各民族，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更用交流和包容筑牢了民族团结的根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街巷的烟火

□朱宜尧

在小城，顺德路与升平街十字交叉口，就是熙熙攘攘的春光早市了。之所以叫春光早市，是附近有条巷子叫春光巷。早市不在春光巷内，春光巷太短，只借了“春光”的名字。你看看，多好听的名字！满是烟火气！

早市人多，热闹就多。卖菜的，卖肉的，卖水果的，更多的是小吃，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有每天都排着长队的豆腐脑；有金黄的四合面大发糕；有暄腾腾的白面排骨包；还有烙得滋滋冒油的蛋堡。卖木耳的，卖干调的，卖衣物鞋袜的，卖古董文玩的，可谓应有尽有。小市场，大世界。走进去，像走进一万只的鸟鸣，嘈杂而又充满生机。

一个早上，溜溜达达逛下来，能走上七八千步。逛早市已然成为一种惬意的锻炼方式。

我爱逛早市，不是非要买什么生活必需品，就是溜达，说不准就见着需要的。

经常去时没啥想买的，两手空空，回来时大包小裹，满载而归。

春光早市有个卖姜蒜的男摊主，银发满头，一看年轻时就是车轴汉子，操一口山东音。他别的蔬菜不卖，长年卖姜蒜。别的摊贩有案板摆着卖，他面前只有两只大肚子敞口的柳条筐，一筐黄皮姜，一筐紫皮蒜。不仅摆设和别的摊主不一样，卖法也迥然不同。单从叫卖声就能听出来这人不一般。我有时候站在摊位的不远处，貌似看着别的摊位，耳朵却专注于他的叫卖声，思绪停在那种悠长的韵味里，越听越爱听。不信你听：“王母娘娘来做汤，就缺我的一块姜。”

“紫皮蒜，黄皮姜，赛过江南十三香。”“咱的紫皮蒜，一扒七八瓣，一捣稀巴烂，一吃一脑子汗，百病无犯。”声音浑厚悠长，似唱非唱，似喊非喊，又有点山东口音的俏皮与婉转。还有，“又过年又过节，家里难免来个客（读且音），又是鸡又是鱼，没有姜蒜干着急。”“买我姜蒜的，都是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红嘴唇，一瞅就是讲究人。”听听，是不是很有生活韵味。

一大早，太阳刚刚升起来，你就看他卖姜蒜，几秤下来，一脑门豆大的汗珠。

十几年来，我一直买他的姜蒜，既能买到所需，又能聆听充满山东味的顺口溜，感受这独具姜蒜味的叫卖声。年头多了，一来二去，买姜蒜时和他闲聊。老师傅也爱聊天，不像有些摊主，只卖菜不闲聊。哪承想，聊过之后才知道，卖姜蒜的老师傅“不起眼”，平头百姓一个，女儿却是选调生，儿子又是哈工大空气动力学的研究生，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卖姜蒜的还是卖姜蒜的，还是每天早上张张罗罗，忙忙碌碌，一秤一秤地称，一人一人地卖，零头毛八七的，该免还得免。

有一次闲聊，他语气变得平和，再不像卖姜蒜时的乐乐呵呵、高亢浑厚，“儿子是儿子，我是我。我就怕他学不好，我这个卖了一辈子姜蒜的爹脱不了干系。儿子学习好，跟我这个爹又有啥关系呢？”

这话深深触动了我，感觉手中的姜蒜似有千斤重。这就是一个父亲的卑微与伟大，他把平凡而朴实的爱与牵念都藏进了姜蒜里。

如果留心，摊位对面，有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家，更让我钦佩、服气。我几次想回“高老庄”解甲归田，只要看到他，买了他的菜，就有了一种“向天再借五百年”的狂妄与动力。

八十五岁的人，动作麻利，耳不聋、眼不花，脑袋灵光着呢。卖货不用秤。要是卖葱，他捆成一小捆儿，一捆标价几块钱。要是卖黄瓜，也是三五一组，一买就是固定的几根，打的就是“组合拳”，方便快捷。

骑个人力小三轮，也叫倒骑驴，人家都是电动和烧油的，他还那么原始。我买他的菜，是看他年龄太大，好让他早点卖完回家休息。可能我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一样，老人家的菜没有一天不光的。到了最后，零零碎碎的也都能卖出去。话说过来，你不卖，人家还买呢。买主和卖主，可谓琴瑟和鸣。卖得高兴，买得也高兴。

老人家也爽快、仗义，八块三，喊一嗓子：八块！底气十足。买菜的人当然还是付给他八块三。八块九，也喊八块！扫码付款，老人家有二维码，却从来不看，也不听收款提示音。收款二维码，不在他这里，他也没有智能手机。卖菜收款，他一百个放心。他卖的是菜，收的是人间最珍贵的信任。

这些平凡又质朴的人和事，深藏在街巷的烟火日常里。这就是我喜欢逛早市的原因。还有，早市的烟火气浓郁。百姓人家，享的就是烟火之乐。烟火最是人间味道。说“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那是人间大道理。能逛逛早市，看看市井，品品人间烟火，也是一种福气。

耀景街轶事

□温安华

搬离耀景街30年了，今日有空得以故地重游。从大直街拐到耀景街上，立刻少了车水马龙的感觉，整条街静谧了许多。耀景街虽不如中央大街那么有名气，但在哈尔滨也算是个有故事的街道。

耀景街街名是由俄语演变而来。1902年这里修建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的官邸。由于耀景街正对着大直街上的中东铁路管理局，这条街关联着重要人物和重要机构，当时便把这条街取名为“Гла́вная улица”，翻译成汉语即“要紧街”，“耀景街”就是由“要紧街”谐音而来。

耀景街上的外交往事和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耀景街22号院这个霍尔瓦特官邸展开的。霍尔瓦特官邸建成后，他一直未曾住过。1918年白俄将领高尔察克把这里当成流亡政权基地。1924年后成为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新中国成立后，在领事馆里常看到苏联专家为哈尔滨的援建项目奔走的身影。1962年后领事馆关闭。后来黑龙江省文联曾在此办公，2004年省文联迁出后这里一直处于闲置的状态。

现在这里大门紧闭。从铁栅栏大门空隙向院里望去，院内杂草丛生，一派荒废闲置的景象。大门旁边绿色的门耳房挂着“哈尔滨老菜馆”招牌，还能感觉到这里的一点烟火气。耳房木质门斗的雕花虽显斑驳，却依旧能显出当年的精致。

1963年3月，黑龙江省文联迁至这里办公。那时这里聚集了程树棲、关沫南、赵光远、王忠瑜和陈碧芳等众多知名作家，是黑龙江文学界的核心聚集地。他们多在此居住或办公，一边搞创作一边兼顾文艺领域建设。程树棲在此写下《遥远的北方》，赵光远在此创作《太阳岛风情》等多部影视剧本。《北方文学》《章回小说》《国外小说选刊》《文艺生活报》等刊物的编辑部均设于此。

省文联大院里充满了浓厚的文学氛围。一栋栋俄罗斯风格建筑被丁香花、梨花环绕，花香与书卷气交融，为文学创作交流增添了雅致氛围。中国的文学交流不拘形式，既有邻里间在阳台隔空闲聊，也有在办公室里对文学艺术的深入探讨。在国内颇具影响的著名作家迟子建当年也曾在这院里的连回廊荫下静坐读书写作。省文联大院浓厚且纯粹的文学气息，使这里成为名家创作的沃土，也是文学青年的向往之地。当时省文联的专业创作队伍曾达180余人，业余创作队伍有1200余人之多。

在上世纪80年代，还流传一个关沫南提携文学青年的佳话。有位文学青年申志远，在电车上偶遇关沫南，提及自己写的小说一事。关沫南热情邀他去文联详谈。他在大院后院的小二楼找到了关沫南的家。关沫南不仅热情招待了他，还认真审阅了他的手稿，把自己的《雾暗霞明》小说集赠送给他的。并在扉页写下热情洋溢含期许的题词——“不要放弃手中的笔，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经关沫南指点修改后的这篇小说，很快在《学生文艺》上发表。后来申志远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文学和影视作品还斩获过国家、省级重要奖项。这个故事成为上世纪80年代哈尔滨文坛上文学前辈关怀青年创作者的一段美谈。

耀景街22号，这处具有独特建筑风格和满是沧桑感的俄式院落，也成了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先后有《夜幕下的哈尔滨》《马迭尔宾馆的枪声》《零下三十八度》《悬崖》《功勋》等几十部影视剧在此拍摄。这里的俄式建筑回廊、复古房间等场景，成了特工传递情报、周旋博弈的关键场所。幽深的院落和地下室厚重的铁门强化了剧情的神秘感，为剧中人物的活动提供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背景，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哈尔滨的异域风情与历史厚重。在《哈尔滨往事风雷动》中饰演日本鞋店老板的演员车承惠，他本是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并任哈尔滨话剧院院长。他在提及这段拍摄经历时，对电视剧中把伪满监狱取景地选在省文联主楼地下室赞不绝口，称其实现了场景与剧情的高度契合。

2022年，黑龙江国际版画博物馆在耀景街建成并开馆。馆内藏有1.3万件版画藏品，成为全国版画收藏之最。版画博物馆还承担起版画研发、国际交流和人才培养的职能，成为黑龙江版画艺术传承与传播的核心平台。它与周边老建筑的历史底蕴相互呼应，让耀景街从过去的外交、文艺聚集地，延续为传承版画艺术、开展文化交流的平台，使其文化生命力得以持续延伸。

耀景街不但富有传奇故事，在东北革命史上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1946年7月3日至11日在耀景街和大直街交口处的哈尔滨铁路博物馆（当时为哈尔滨中长铁路文化馆）后庭院曾召开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核心任务是分析东北局势，总结前期工作，确定后续任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著名的“七七决议”。7月11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央批准该决议。“七七决议”也成为扭转东北解放战争局势的一次关键性会议。

耀景街，静静地守望在城市的一隅。那些散落在街巷里的轶事，任百年岁月流转，却依旧留存着城市的记忆。漫步在街上，那些尘封的往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出来，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它是时光的馈赠，也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耀景街，不愧是一条有故事又值得回味的街。



请关注龙
头新闻APP
文旅频
道·妙赏专
栏